

# 作为品酒师的批评家

行超



文字会挑选它的读者。对批评家来说,选择什么样的文字,选择谁作为自己的评论对象,更能够透露出他/她的审美、趣味与价值观。张莉的评论集《远行人必有故事》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质,这种特质首先体现在其语言上。与大多数评论文字不同的是,张莉非常重视批评语言的锻造,在她看来,文学批评首先应该给人带来审美的享受,她反对语言的“陈词滥调”,以及小圈子式的、“僵化、程式化”的文学批评,反复提倡“以人的声音说话”,“好的批评有人的真气、人的血气、人的骨气”。在她的文字中,你几乎看不到晦涩的学术话语,那些宏大而艰深的理论,在她笔下透过熨帖的情感体察与美学转化而传递出来,一方面贴近了所评的对象,另一方面也拉近了与普通读者的距离。

与这种语言相适应的,是一套独属于张莉的美学。我们看她所关注的对象就能发现:从萧红、沈从文、孙犁,到铁凝、毕飞宇、苏童、金宇澄,再到周晓枫、葛亮、李修文、付秀莹……这些作家具有一种共通的精神气质——他们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,追求对人性美与人情美的表达,更注重发现时代蒙尘之下那些恒久而稳固的情感。如同李泽厚的观点所称,中国文化的核心是“情本体”,最终是以家国、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等各种“情”作为人生的最终实在和根本。“抒情”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,张莉与她所钟爱的那些作家一样,他们相信共情的力量,更关注个体的存在与他们真切的生命感受。应该说,重新发现个体的“人”,是启蒙主义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收获之一,张莉的文学批评正是以此为基石的。

但与此同时,张莉绝不是个人主义者,恰恰相反,在多篇文章中,她曾反思当下“个人化写作”的问题,她深知“这一提法割裂了人与时代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”。在张莉看来,“个人化写作”及其问题的出现,来源于作家对于现实、对于当下生活整体性把握的缺失,只见树木不见森林,而克服这个问题,最重要的就是构建一种面对世界、面对现实的“整体视野”与“总体意识”。对于批评家来说,这种整体感更代表着全面而设身处地地理解现实中国的重要立场,惟其如此,文学批评才会真正拥有立足主体性的“中国视野”。整体意识与个体情怀,这两个看似有所冲突的面向,在张莉的文学批评体系中彼此交汇,且同样重要。

《浮出历史地表之前:中国现代女性

写作的发生》是张莉的博士论文专著,其中着重研究了几位现代女作家的出现及其成长之路,体现了张莉对女性写作以及女性主义思潮的关注,这一视角也贯穿在她此后多年的批评之路中。近年来,张莉曾多次围绕“性别观”的问题,做过当下男女作家的问卷调查,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通过这种普遍而深入的观察、对谈,张莉发现了当下文学写作中隐秘的性别观问题。作为女性批评家,张莉始终坚持着鲜明的个人立场,这一立场并非简单的女性主义,而是一种经过耐心辨析、深入反思之后的结果。她一方面深知女性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艰难处境,倡导“燃起‘女性精神’的火把”,重新发现那些被历史所遮蔽、所遗忘的女作家;但与此同时,对于女性写作本身所存在的弊端与危险,张莉也绝不粉饰。“女性的愤怒和控诉有可能遮蔽作家对作品艺术品质的追求”,这一判断,切中了女性主义写作的根本问题。张莉更强调、更看重的,是女性的自省与自我的精神解放。

“改变我们的语言,首先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”,南非诗人德里克·沃尔科特的这句话,对于僵化的文学写作来说,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。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,一个不曾完整生活过的人,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。读张莉的评论,可以看出她的文学视野与她丰饶的人生。丁玲、萧红、孙犁等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,是她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,与此同时,她持续关注最新鲜的写作现场,尤其是在对她的同代人“70后”作家作品的追踪阅读中,张莉发现了当下文学写作的新现象、新问题,也逐

渐形成了对于当代文学的整体观察。此外,影视剧、戏剧、社会话题、流行文化等等,也时常作为一种背景,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她的文学批评中。正是在这样真切的生活与开阔的视野之下,张莉得以形成了她那具有鲜活生命力的、切肤而极具共情力量的批评文字。

在一篇关于铁凝的评论中,张莉写到,“什么是真正的好的酿酒师呢?他/她当然需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,但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。真正优秀的酿酒师应该像葡萄藤一样深扎在泥土里,而不是四处飞行——他们要经年累月地和他的葡萄庄园在一起,观察葡萄的生长、寻找葡萄适宜的采摘时间,要选择在最恰当的时刻将清汁和皮渣分离。当然,如何控制酒的成分配比至为关键,它决定酒体结构是否饱满,是否浓郁绵远,是否回味无穷,决定一款酒能否成为经典。就小说而言,小说家的语言、小说家的写作技术、小说家之于写作对象的分寸把握则决定一部小说的品相,决定小说是否能跨越时间。”如果小说家是文字世界中的酿酒师,那么,批评家或许就是品酒师,他/她需要有一个敏感的味蕾,这种敏感,首先基于他/她对美的追求,以及在大量阅读、品鉴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审美观。他/她还必须拥有一种明辨与直言的勇气,唯有这样,才有可能在浩瀚的文学世界中发现那些真正的经典之作,用批评的文字构筑起属于自己的审美王国。

《《远行人必有故事》张莉/著,作家出版社出版)

## 叶兆言笔下的旧日风情

西蒙

熟悉叶兆言的读者,应该知道,叶兆言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,无论老书抑或新作,总有一股潜藏的“怀旧”气息。他擅写旧时光,旧人物,老味道,然这并非其有意为之,或与其读书广博相关,或与其书香家世不无关联,往来交游,旧友新知,故事太多,所以可写的便多了。近期,译林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叶兆言先生的作品集,分别是《陈旧人物》《陈年旧事》《杂花生树》《群莺乱飞》《诚知此恨人人有》《午后的岁月》,就是这样一套有着“怀旧”气息的作品。

虽然篇幅看起来卷帙浩繁,但多数单篇文章并不长,内容多为追忆故人旧事,或点评经典作家作品,或品评社会现象,体裁多为杂文,但也有文学评论或访谈录。简而言之,这是过去几十年叶兆言书写的非小说类作品的一个大合集,是对过去写作的总结与整理,细细品来,倒也颇有滋味。

小说家写的随笔或杂文,大多流畅平实,不打妄语,也不喜欢动用各种晦涩的理论术语,却能在简洁通俗的文字中,呈现出写作者和思考者的智慧。叶兆言这套书更是如此,评论界一般将他视为“南京市民书写”或“写实主义风格”的代表人物,他的文学路子也的确与沈从文、汪曾祺这一淡雅平实的脉络相承接,但是,如果带着这些标签去看这几本书,未免也就失去了阅读的乐趣。

这套书中的文字,就像是一个真诚而幽默的历史亲历者,去跟读者慢慢分享那些旧日风情。叶兆言的文字是平实而通俗的,这些文字与读者毫

无距离感,任何阅读水平的读者,都能从中获得精神上的享受:学富五车的读者,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因过于执著于严肃“学问”而可能遗漏的闲趣,而刚进入书海中的年轻读者,也能从中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学史谱系,一段丰富而真诚的往昔回忆。

叶兆言对于那些早就具备名气的作家,也有着独到而真诚的看法。比如,在《杂花生树》中有篇《围城里的笑声》,便谈到钱钟书创作中的遭遇的问题。在叶兆言看来,即便这些作家遭遇了时代跌宕,卷入了政治风云的变化,但这些不应该成为自己放弃写作或降低写作水平的理由。对真正有热情和野心的作家而言,任何政治上的压抑,都不会阻挡他的文学之路。

叶兆言的这种态度,其实相当中肯,不隐恶扬善,是一个真诚的写作者面对历史和前人最好的态度。即便那些被书商吹捧起来的作家作品,也要理性看待,不要盲目追求其中的浮华,也不要对那些暂时隐藏在尘埃之下的无名作家视而不见。叶兆言对待文学史和文学现象,一直保持着这样公允理性的意见,加上他丰富的文学资源和经验,其看法更具说服力与参考性。

对待文学现象,叶兆言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,因为不少事件,自己都亲历过,也知道其中的各种缘由,他的解读,自然不需要套用那些学者的理论术语,还是用最生动和鲜活的文字,帮助读者回到最真实的文学现场。在《诚知此恨人人有》这本书中,有一篇《八十年代的文学热》,其中讲

到:“八十年代文学热在一定程度上,是个体积庞大五光十色的肥皂泡,禁不起一枚小小的针尖。”这样的说法,恐怕要刺破很多人对那个文学黄金年代的美好幻觉了。然而,叶兆言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,从文学荒芜和压抑年代走出的诸多作家,在当时实际上是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,一时间涌现的文学浪潮,虽然繁荣一时,但真正沉淀下来的好作品,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。而且,由于时代的局限性,读者的口味和审美水准,也影响了作家的书写水平,叶兆言认为对此不能太盲目歌颂或吹捧。这是一个亲历者的诚心之语,剥去浮华的外衣,其实真相也并不复杂。

实事求是,平实易懂。叶兆言这些文字的风格,也是形成其文学灵感的关键成分。这种实实在在的态度,贯穿了他看待中外文学的全部过程,甚至那些进入文学万神殿的经典作家,也要被他如实观察一番。在《群莺乱飞》一书中,有一篇《想起了老巴尔扎克》。与很多写作者对巴尔扎克的盲目吹捧不同,叶兆言如实地写出了内心的看法:“文学史上给巴尔扎克极高的评价,我总觉得这种高度赞美,和作者本人的自吹自擂多少有些关系。”如此说辞,并非故作惊人之语,而是叶兆言仔细阅读了巴尔扎克作品后得出的看法,尤其是在“风俗研究”的内容里,巴尔扎克的确存在上述通过自我抬高来“提升名誉”的做法。

当然,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指责先贤,而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,来揣摩其他作家创作中的心理。有文学野

心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,这甚至是伟大作家必不可少的素质,反而可以凸显巴尔扎克的文学野心,其实可以增加作家形象真实的面向。叶兆言从创作者的角度来分析一些经典作家和作品,显然比纯粹的研究者多了更多在场式的体验,其观察更具独特性与启发性。

这套书涉及的话题还有很多,其中的掌故对多数人而言,虽然未必是陌生的,但全新的、个人化的解读方式,却能让读者感到眼前一亮。尤其是叶兆言的笔法,是娓娓道来的,是缓慢渐进的,就像在旧日南京街头,突然发现一处杂货铺里堆积着几本泛黄的书籍,翻开一看,里面尽是平实的文辞,却有着丰富的内蕴。纸页上的墨香随着时光流逝而缓缓散开,叶兆言笔下的旧日风情,也由此缓缓流入读者的精神世界。

《《叶兆言经典作品》六册,叶兆言/著,译林出版社出版)

